

基于“斯诺命题”的医学发展思考^①

莫碧珍, 罗春潮

(右江民族医学院, 广西 百色 533000)

摘要: 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的分离是医学的“斯诺命题”呈现, 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弥合是现代医学发展的需要。现代医学可以在“斯诺命题”的破解中找到可能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 斯诺命题; 科学文化; 人文文化; 医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 R-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817(2016)02-0233-03

doi:10.3969/j.issn.1001-5817.2016.02.039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是近现代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道轨迹, 较早提出这一分裂理论的是英国物理学家 C. P. 斯诺(1905-1980), 后人称他的这一理论为“斯诺命题”。“斯诺命题”提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存在难以融合的分裂, 原因是自然学者和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基本素养、他们使用的研究工具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 分裂中的两种文化下的学科之间相互鄙视, 不屑于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观点, 科学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分化为两个语境不通、社会关怀和价值判断不同的群体^[1]。“斯诺命题”把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与分裂的矛盾合理并清晰地表达出来, 为我们认识人类文化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提供了依据, 也为现代教育发展中的学科建设、学科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基于此, 本文试图在医学发展中寻找“斯诺命题”的存在, 并从“斯诺命题”破解的现代主张中探寻医学发展的可能路径。

1 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的分离——医学的“斯诺命题”呈现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 造成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互补性和内在联系的严重割裂。一方面, 科学主义者推崇理性至上和科学至高无上, 贬斥关于人的价值、尊严的空洞无力, 认为“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片面主张知识就是力量, 片面理解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 另一方面, 人文主义则鼓吹非理性主义, 主张个人价值、个人理想、人本中心等, 反对理性和技术发展。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随技术革新不断演进, 在近代工业化大发展的强力支持下, 自然科学逐渐占据了人类文化和人类思维的中心, 而人文科学的阵地则逐步陷落。进入 21 世纪, 这种分裂表现为科学文化的绝对优势地位, 人文文化在很多领域都被轻视了。

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的分裂就是“斯诺命题”在医学中的表达。近代技术主义的发展逐渐使医学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走向分离。医学技术主义在处理社会生物现象中, 无视社会和生物的主体精神, 只强调技术的理论形式或思想, 医学走向技术化的倾向。现代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在诊疗技术中的广泛应用, 加速了医学技术化思潮的发展, 医疗行业商业化发展进一步恶化了医学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分离。

高等教育在这种文化分裂中受到深刻的影响, 特别是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发展进程中, 在工具理性主义和“流水线生产”的教育理念主导下,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教育的发展中, 明显地表现为对人文教育的藐视。在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的分裂下, 任何与执业技术无关的教育都视为多余。结果, 医学教育中只见医学技术不见人文教育, 医学院校成为医疗经济的工具生产线, 医学生按批量“工具”来流水复制而不是按照“完整人”来培养, 一些医学院校越来越类似于岗前技能培训机构, 异化的医学教育肯定不断地培养出推进现代医学危机的医务工作者。

张大庆教授在十多年前就提出“医学在 20 世纪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现在对医学失望和怀疑的气氛却更浓”^[2]。这种失望和怀疑是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脱离的严重后果, 不仅无益人们健康状况的改善, 束缚医学自身的发展, 而且终将导致医学社会关系的困境, 增大医学发展的成本, 影响社会和谐。如今, 这种后果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得到反映, 医学研究和医生行医的伦理缺失, 以及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 经济利益成为医疗的目的, 医患之间的信任缺失, 矛盾和冲突不断, 医闹仍在升级, 医生到底是“白衣天使”还是“白眼狼”成为社会热议话题。更值得深思的是社会公众对医闹的高度支持, 很多人对医闹事件“拍手称

^① 基金项目: 右江民族医学院 2011 年教改重点课题(右医院字 20121[22]号)

快”，恨不得事件再升级扩大。这种对医学的“失望和怀疑的气氛”就是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分离最直接的表现。

2 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弥合——现代医学发展的需要

学科分裂是历史进程的产物，有它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比如，自然科学的大发展为人类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动力，科技不断革新，更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在这过程中，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能力也得到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成了现代文明进步的最强大因素。但“无论哪门科学或哪个学科，都只是对整体中分离出的局部现象进行研究，并由此形成一系列具体科学和学科。任何学科与整体相比都是局部的，也都存在对象的整体性与既定学科的局部性的矛盾。任何具体学科对整体的理解都是局部的，所以既定的单独的学科想解决整体性的一些问题，就可能出现像“盲人摸象”寓言中的结果。”^[3]学科分裂与对立在现代社会依然表现十分明显，在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增加了人类发展的不必要的代价。科学与人文对立分离下，科学主义占主导下的发展缺少人文价值关怀，人类对自然和科学的征服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对人类命运产生不良甚至致命影响的全球性问题。比如，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气候异常、贫富分化，“物质世界变得越来越丰裕，精神世界却出现了迷茫、困惑、焦虑和彷徨。人性遭到了扭曲，拜金主义、纵欲主义、极端主义和享乐主义充斥人间，精神空虚、信仰危机等现象迅速发展。这是一种使世界变成‘富裕而邪恶’的‘反发展’、‘伪发展’。”^[4]

如今，人们发现，发展给我们带来物质财富的同时，发展中创造的各种力量和事物反过来支配、统治和控制人自身，人类的发展畸形化、片面化。因此，现代社会普遍主张发展理念回归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融合，这种融合并不是谁对谁的消解，而是两者的协调互补，共同发展。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是人类真正地认识世界，合理地把握世界，并达到真、善、美相统一和谐发展的基础。

在古代医学中，医学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浑然一体，不可分割。奠定中医学理论基础的《黄帝内经》，吸收了天文、历法、气象、数学、生物、地理等前人对世界的认知成果，建立了独特的中医理论体系。西医奠基人希波克拉底把疾病看作是发展着的现象，认为医师所应医治的不仅是病而是病人，主张在治疗上注意病人的个性特征、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对患病的影响。这两种古老的医学理论认识，表达了医学发展之初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的综合特性。健康的本性追求决定人类与医学的思考共存，人类探索疾病的合理性

根源和医治的最佳方式，虽然受限于对世界认识的局限而使巫与医结合起来，科学技术的缺乏并不影响古代医学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如中国古代认为医学即“仁术”，医生为“仁爱之士”，医患关系提倡“推己及人”，“仁爱”和“达理”是医生的必备条件。如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提出的“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

20世纪以前，在医学技术缓慢的发展中，医生凭借有限的技术、药物，凭借前人和自己的实践经验从事医疗保健事业。20世纪医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的发展，现代医学已成为囊括探索生命奥秘、防治疾病、增进健康、缓解病痛的一个庞大的综合体系。技术主义把人的器官看机器零部件，把医疗看成“修好”或者更换躯体的损坏部位，人们认为医学可以消灭、控制疾病，可以消除一切病痛，甚至还掌握了操纵生命的密码。人们错误地把疾病治疗和阻止死亡当作医学的首要目的，以技术去消解医学的非技术维度导致了现代医疗体系危机的产生和演化：医疗费用猛涨，保健覆盖面小，医疗资源分配不公，资源浪费与不足共存，医患关系恶化，社会不满与日俱增。

在发展回归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融合的理念下，现代医学也必须明确自身的发展指向。未来的医学发展中，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必须得以弥合。现代医学不再是纯粹的生物科学，医学是生物、社会、经济、伦理、心理、法律、哲学等众多领域的一体化学科，融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的多元文化体系。医学的目的重新回归人本身，预防疾病和损伤，促进和维护健康成为医学的核心价值。以人为目标的医学比其他自然科学学科更具有人文特性，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弥合比起其他学科更具紧迫性。

3 跨学科发展路径——“斯诺命题”破解下的医学发展

顾海良教授在关于“斯诺命题”的学术演讲中提出，当代社会既需要进行人自身文化的研究也要进行社会现象与制度的研究，这就要求研究者将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研究相结合（即 STS 研究）进行探索，寻求自然社会发展的统一性，进行当代社会发展的破解，并据此提出跨学科研究是“斯诺命题”破解的根本路径^[5]。显然，医学的问题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分裂的问题并非单纯由医疗卫生事业的实践、医学学科研究、医学教育养成。因此，加强医学学科的跨学科发展，是当前破解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裂，解决当前医疗卫生事业的顽疾的根本路径。从医学学科发展的问题出发，规范医学教育、医学研究和医学实践，使医学学科发展更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医学发展的必然使命。

赵玉鹏^[6]通过科学研究知识图谱分析得出,当前桂西医学科学体系结构主要分为临床医学、基础医学、检验医学和预防医学;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检验医学关系紧密,而预防医学则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一情况揭示桂西医学学科仍以“生物医学”模式为主,而“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则刚刚起步,而医学美学、医学哲学、医学语言学、医学法学、医学伦理学等现代医学人文学科尚未展开,距离“科学—人文”模式还有很大一段距离。现代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仅停留在观念认识阶段,在实践中,各相关学科仍各自为政,在各自的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基本素养和研究工具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下离散作战,自成一体,形成医学学科的“跨学科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从顾海良对跨学科发展理论分析中,我们对医学学科发展的展望是:医学以学科基础为起点,加强学科研究与问题研究的结合;把个体研究与团体研究相结合,建立有深厚学术底蕴、深邃学术眼界、深广学术气度的优良团队;培养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并重的人才,力求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有机结合;倡导学术民主与学术自由,追求学科研究的稳定性与团队研究的多样

性;加强学科导向与问题导向的有机结合;加强跨学科研究的学术评价机制建设等。只有以跨学科的性质来看待医学,以跨学科发展来管理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我们才能把握住医学科学发展的规律,做好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参考文献:

- [1] 顾海良.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路径及其实现条件[J].高校理论战线,2011(1):20-23.
- [2] 张大庆.制约我国医学人文学科发展原因的探究[J].医学与哲学,2001,22(8):10-13.
- [3] 顾海良.“斯诺命题”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0(6):10-15.
- [4] 林春逸.发展伦理初探[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
- [5] 中国社会科学在线.顾海良提出跨学科研究来破解斯诺命题[EB/OL].<http://www.csstoday.net/xueshuzixun/guoneixinwen/8778.html>,2011-12-9/2015-7-15.
- [6] 赵玉鹏.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308.

收稿日期:2015-06-15;修回日期:2015-09-28

《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采编系统启用通告

为适应信息化时代期刊发展的需要,缩短审稿流程,加快稿件处理速度,方便作者投稿和专家审稿,本刊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2015年10月31日期间试运行期刊采编系统,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投入使用。

登录本刊网站 <http://yjmzyxy.cnjournals.com/> 即可进入采编系统平台进行投稿或审稿。该采编系统平台由作者在线投稿、专家在线审稿、主编在线办公和编辑在线办公四部分组成。作者进行在线投稿并可查询稿件的处理进度,审稿专家从专家登录口进入审稿中心可进行稿件审阅。试运行期间作者可使用原学报投稿邮箱 yyxb1979@126.com,自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启用期刊采编系统后,学报投稿邮箱停止使用投稿功能。敬请广大读者、投稿作者、审稿专家使用本系统,并向编辑部反馈意见,以不断对系统进行改进。如您在操作上遇到任何问题,请与编辑部联系:0776-2843414。感谢您对本刊的关注与支持! 欢迎踊跃投稿!



扫一扫